

则是职业教育的目标”。²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教育培养出的人，亦最懂得这个世界最普通的情感，最能兢兢业业从事政治共同体最需要的那份职业，更能从最直接的自然感情中获得信仰的真理。

五、天鹅的挽歌

晚年的裴斯泰洛齐，重新搬回新庄，写下了他最后一部伟大的作品《天鹅之歌》。在将死的一刻，天鹅发出动人的哀鸣；裴斯泰洛齐回顾自己的一生，将这部著作看作是“我生命成熟的果实”。

这位将毕生献给这个世界的人，正像他的墓碑所镌刻的那样，是穷人的救星，是人民的传教士，是孤儿的慈父，是国民学校的创始人，是人类的教育家，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公民！这一切，源于他对于人类自然的发现，更源于他虔诚的信仰。如《天鹅之歌》所说：“人类才能的整体性是民族的神圣而永恒的天赋”。“手”的实践、“脑”的认知与“心”所造就的情感和信仰，是上帝结合在人之中的自然力量，这必然是一切教育得以形成的最终法则。

裴斯泰洛齐强调，神意的护佑是一切教育得以符合人类自然进程而发展的根本，而母亲的自然天性，才最终造就了爱、信任、感激和服从的情感，这是对于权力、威望、屈从和统治的四种奴役性的社会状态的终极限制，必须始终贯彻于教育之中。裴斯泰洛齐曾说：“母亲常在孩子身边，持久地影响孩子，我的方法就是把对上帝的崇拜与人类的本性结合起来，并通过刺激心中萌发的信仰激情来确保对上帝的崇拜，保留人类的本性。借此，儿童对母亲和创世者，母亲和守护神的情感成为一体。借此，儿童能够持久的做母亲的孩子，做上帝的孩子。”²⁴正是这源出母爱的四种情感，才能汇聚成为良心，才能将孩子初始的自主性和发育起来的道德情感结合起来，生发出最初的权利和义务。“儿童在感觉上对母亲的依恋和信任提高到了真正的人类之爱和人类忠诚的水平。它首先推及到父亲、兄弟和姐妹，但范围会不断扩展下去”。²⁵

与此同时，作为现实的人，在现实世界之中，在人们所需要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中，亦需要构建现实的共同体得以保护。因此，教育不仅要培养一个人自我保存的职业能力，更要培养他守持正义的公民义务。但与革命的法国不同，裴斯泰洛齐要走出一条基于欧洲内陆村

²³ 《隐士黄昏》，《裴斯泰洛齐选集》（第一卷），阿图尔·布律迈尔编，尹德新组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²⁴ 《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夏之莲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²⁵ 《天鹅之歌》，《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夏之莲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制留存共同体文化来塑造新的国家政治，换言之，现实的人的连带关系，必须借助原本的宗教和政治纽带，必须借助原初社会的自然情感来组建。无论家庭、村庄共同体还是政治体，都应尊重天道和父道的原则，在人性的基础上通过情感和义务关联，而非是革命之抽象观念来构建。学校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需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来实施。学校亦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场，师道尊严同样是自然法则的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斯坦斯、布格道夫，还是在伊弗东，裴斯泰洛齐毕生致力的教育事业，皆将母爱与父道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宗教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些穷人学校和孤儿院中，他既是慈母，唤起所有孩子们温暖的神圣情感，亦为慈父，用人性的权威培养了孩子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政治生活的义务感。他一生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保持心灵的纯洁，不为谬误和偏见所惑，以此防止理性的偏私；而最重要的是，使我的感觉印象服从于我所确信的东西；使我的渴望服从于我的善行，并使我的善行服从于正义的意志。²⁶

²⁶ 《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第十四封信。

